



没有人在车站等你，
没有人供你去回忆

*The
Last Letter From
Your Lover*

长恨书

[英] 乔乔·莫伊斯◎著 高源◎译
(JOJO MOY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长恨书

The Last Letter From Your Lover

[英]乔乔·莫伊斯 (Jojo Moyes) 著

高源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恨书 / (英) 莫伊斯著; 高原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7
书名原文: The Last Letter From Your Lover
ISBN 978-7-220-09523-8

I. ①长… II. ①莫…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952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5-82

The Last Letter From Your Lover
Copyright © 2010 by Jojo Moy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北京和平雅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授权四川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CHANG HEN SHU

长恨书

[英] 乔乔·莫伊斯 著
高原 译

出版人	黄立新 周颖
策划编辑	孙淑慧
责任编辑	赵静 章涛
特约监制	李玉
特约编辑	钟楼 冯晓然
责任校对	袁晓红
责任印制	李剑
封面设计	马顾本
内文设计	李诚勇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ichuan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印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5mm×218mm
印张	25.5
字数	386千字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0-09523-8
定价	32.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四叶草



WITTY WIND
慧风文化

致查尔斯，他用一则写在纸上的留言开启了全部

目录
contents

序 章 / 3

第一部

第一章 醒来之后 / 20

第二章 旧生活 / 34

第三章 被宠坏的小太太 / 47

第四章 信 / 62

第五章 “你会划船吗？” / 78

第六章 “是谁开的车？” / 96

第七章 “你遇上了一个女人。” / 110

第八章 “我见过你，记得吗？” / 127

第九章 “只是太难了。” / 143

第十章 “你知道，是吗？” / 156

第十一章 走，去赴今生之约 / 166

第二部

第十二章 黑发男人 / 186

第十三章 “我是往你那里去了啊！” / 196

第十四章 “我以为你死了。” / 207

第十五章 “妈妈，我们去哪儿？” / 223

第三部

第十六章 “那种事从来没有好结果。” / 244

第十七章 滋味杂陈的生日 / 254

第十八章 更加快乐，也更加不快乐 / 274

第十九章 一个周六的下午 / 289

第二十章 你根本想不到，我已走了多远 / 298

第二十一章 “我怕没有人会那样爱我。” / 316

第二十二章 “你本来可以选择说不的。” / 327

第二十三章 “不是只有年轻人才会心碎。” / 340

第二十四章 悲伤着你的悲伤 / 354

第二十五章 对他说 / 370

第二十六章 “你好，是你吗？” / 379

致 谢 / 390

生日快乐！随信附上你的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我一直都在想着你，尤其今天……因为我决定，尽管我爱你，我却不能跟你相爱。我没觉得你是我的真命天子。无论如何，我真的希望你会喜欢你的礼物，愿你有个妙不可言的生日。

女性致男性，经由信件

序章

回头见。吻你。

艾丽·霍华兹发现了人群那头的朋友们，于是费力地挤了过去。她把包丢在脚下，将手机放置在他们身前的桌面上。朋友们此前已经聚了有一阵，此刻兴致正浓。他们七嘴八舌，夸张地挥舞着胳膊，不时发出一阵响亮的大笑。一堆堆空瓶子错落地摆放在他们中间。

“迟到了哦。”尼基举起表，朝她晃着一根手指，“别告诉我们‘我有个不得不完成的故事’。”

“有一篇对一名被不公正对待的议员妻子的访谈。抱歉，那是为明天的专刊准备的。”她说，一边坐入一张空座，一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那打开了的瓶子里已经没剩多少酒了。她把手机推过桌子：“好吧，今晚咱们讨论的恼人字眼儿就是：回头见。”

“回头见？”

“对，作为一个结束信号。那意味着明天或是今天晚些时候吗？或许它仅仅是一种可怕的青少年的装腔作势，不代表任何意义？”

尼基盯着发光的屏幕看：“是‘回头见’加上一个‘吻你’。这好像是‘晚安’的意思。我看那说的是明天。”

“当然是明天。”科琳说，“‘回头见’中的‘回头’一直都表示明天。”她停了停，“或许，甚至可以说是后天。”

“那是个很随意的表达。”

“随意？”



“就好像是你会对邮递员说的话。”

“你会给你的邮递员送上一个吻吗？”

尼基咧嘴一笑：“我还真可能会。他是个帅哥。”

科琳玩味着那条短信：“我不认为那是某种措辞。它可能仅仅意味着他正忙着要做其他什么事。”

“是啊，比如正在应付他妻子。”

艾丽朝道格拉斯警告地瞪了一眼。

“什么？”他说，“我不过是说说而已，难道你认为你可以略过破译短信语言的关键点吗？”

艾丽吞了一口红酒，接着往桌前靠过来。

“好吧，我得再喝一点儿，才会接受你的演说。”

“如果你跟某人亲密到可以跟他在办公室里亲热，那么要是在咖啡馆里遇上了，倒是可以当场让他解释清楚。”

“短信的其余部分说了什么？请告诉我，那无关于他的办公室性爱。”

艾丽盯着她的手机瞧，往下翻着那条短信：“从家里来的恶作剧电话。下周都柏林，但至今为止不清楚日程安排是什么。回头见。吻你。”

“他保留着灵活的选择权。”道格拉斯说。

“除非他……你知道的……不确定他的日程安排是什么。”

“那么他可能会说‘我会从都柏林打电话过来’，甚至是‘我会带你飞去都柏林’。”

“他会带他妻子去吗？”

“他从不。那是出公差。”

“也许他会带上其他什么人。”道格拉斯埋首于啤酒中，一边嘟哝道。

尼基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他们若是直接电话跟你说，人生岂不是会简单些？那样你起码可以从他们的声音中揣摩出拒绝的意味。”

“是啊！”科琳哼了哼，“而且你可以在家里好几个小时地守着电话，等他们

打过来。”

“哦，有好几个晚上我都——”

“——检查拨号音是否正常——”

“——然后摔了电话，免得他们刚好在那个时刻打过来。”

艾丽听见朋友们笑了，她承认他们的玩笑说的是事实，她心里仍然有些期待那个小屏幕会突然间因为来电而亮起。但要说到对方正好在“家里出了点事”的当时就打来，那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道格拉斯陪她走回家。他们是四个人之中唯一跟固定的伴侣同居的，但是勒娜，他的女朋友，是位科技达人，经常在办公室里待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勒娜并不介意道格拉斯跟他的老朋友们出去——她也陪他一起去跟他们玩过几次，但她很难听懂那些老笑话中的暗语，也实在无法插进那些人持续了十年的友情中。因此大多数时间里，她都让他自己去跟他们相会。

“那么，你怎么了，大人物？”他们在绕开人行道上一辆被人遗落的购物车时，艾丽推了推他，“在那儿你没说自己的事，除非是我听漏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犹豫着，把手插进口袋，“实际上，听上去都不太像真的。嗯……勒娜想要一个孩子。”

艾丽抬头看着他：“哇哦！”

“而且我也想。”他连忙补充道，“我们讨论这事有好几年了，但我们都认为既然时机一直都不对，就不要刻意为之，顺其自然吧。”

“你们可真老土。”

“我……我不知道……我对此还是挺高兴的。勒娜可以保留她的工作，我可以家里看孩子。你知道，假设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而且……”

艾丽试图保持中立立场：“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是的。反正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也多年没工作过了。勒娜却有大好前途，她会养家的。我想成天围绕孩子来打发时间也很不错。”

“养育可不只是打发时间——”

“我知道。看着点路。”他轻轻带着她绕开脚下的障碍物，“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不需要每天晚上出去混酒吧了。我想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不是说我不喜欢跟你们出去，但有时我真的想知道我们是否都应该……你知道的……成熟一些。”

“哦，不！”艾丽捏了一把他的胳膊，“你已经跨到人生黑暗的一边去了。”

“嗯，我对自己工作的感觉并非像你对你的工作那样。对你来说，工作就是一切，对吧？”

“差不多是一切。”她承认。

他们沉默着走过几条街，听着远处的警笛声，汽车的关门声，以及城市里沉闷的争吵声。艾丽喜欢傍晚的这些内容，喜欢被朋友们支持鼓励着，暂时从包围她余生的各种不确定中逃离出来。她已经在酒吧里度过了一个精彩之夜，正在走向她舒适的公寓。她身体健康。她有一张借贷额度很大的信用卡，她对周末有计划，而且她还是朋友中唯一一个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白发的人。生活不错。

“你有没有顾虑到她？”道格拉斯问。

“谁？”

“约翰的妻子。你认为她知道吗？”

对另外一个女人的提及冲淡了艾丽的幸福感：“我搞不清楚。”还不等道格拉斯插话，她立刻接接下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是她，我就会知情。约翰说她对孩子的兴趣大过对他的。有时我告诉自己，可能甚至她会因为不用担心他而有一点点高兴。你知道的，为不用再力图让他开心。”

“这倒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啊。”

“可能吧。但如果让我说实话，答案是不。我不会顾虑她，我也不觉得内疚。因为我不认为如果他们在一起幸福开心，或是联系紧密，他和我的事就不会发生。”

“你们女人对男人还真是有误解啊。”

“你认为他跟她在一起很开心？”她琢磨着他的脸。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开心。我只是不觉得他之所以跟你上床，就是因

为跟妻子在一起不开心。”

气氛有一丝转变，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她松开了他的胳膊，调整了一下脖子上的丝巾：“你认为我是个坏人，要么就认为他是个坏人。”

说出来了。道格拉斯传达出的事实，她朋友的基本评判，刺痛了她。

“我没想过谁是坏人。我只是考虑着勒娜，以及对她说来，怀上我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以及这样一直跟她在一起，只不过是把她把关注给了我的孩子，而我觉得关心孩子本应该是我来做的。”

“那么你的确认为他是一个坏人喽。”

道格拉斯摇摇头，“我只不过……”他停下，抬头往夜空里看去，似乎在想该怎么表述，然后说，“我认为你应该小心，艾丽。所有关于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想要什么的解读都是狗屎。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对我来说，事情通常都非常简单。有人喜欢你，你喜欢他们。你们结婚。不过如此。”

“你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啊，道格拉斯。可悲的是，那跟现实一点都不符。”

“好吧，我们不谈这个了。喝上几杯之后我成坏人了。”

“不。”她提高了声音，“酒醉才吐真言。挺好。起码我知道了你是怎么想的。离开这里我会没事的。代我跟勒娜问个好。”她独自往两条街外的住处跑去，再没有回头看看身后的老朋友。

国民报社正在打包，箱子摞箱子，等着被搬运到它位于城市东部，在一个被翻建的码头那里的新家。新大楼是玻璃幕墙的，闪闪发光。一周周地，办公室变得越发稀疏空落：曾经被新闻稿、文档和存档剪报堆成山的一张张桌子现在空荡荡的，暴露在日光灯惨白的强光下。关于过去报道的纪念品被发掘出来，比如某次考古挖掘的金币，皇家周年纪念的旗帜，来自远方战事的瘪掉的头盔以及裱起来的一张张获奖证书，而那些奖项已经被人们长久地遗忘了。一团团电缆没人理睬地堆放着，小方地毯胡乱铺着，天花板堂堂地敞着大洞，这些都引发了忸怩作态的一次次参观——参观者有健康和安全专家，更多则是带着写字板的无止境

的访客们。广告部、分类资讯部和体育部已经搬去了指南针码头。《星期六》杂志、商业部和个人理财部正准备下周搬迁。专题部，艾丽的部门，将会跟着新闻部一起搬迁。报社对搬迁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巧妙安排，因此星期六的报纸还可以由特纳街的老办公室出版，而星期一的报纸将会像施了魔法般，出版自新地址。

这座大楼，《国民报》已经使用了快一百年的家，用一个不可爱的说法来表达，就是已经不再适用了。在管理层看来，它没法反映出现代新闻采访有活力的、高效的天性。听话的写手们凭各自的座位安排而被人评估，他们气恼地注意到，这里面有太多地方可以躲藏，就像贝类固执地黏附在一个满是破洞的船体上。

“我们应该庆祝。”玛丽萨站在几乎被清空了的编辑办公室里说。她是专题部的头儿。她穿着一件酒红色的丝裙。这裙子如果穿在艾丽身上，就会显得像是她祖母的睡袍；穿在玛丽萨身上，看起来就很正点——一种大胆的高级时尚。

“庆祝搬家？”艾丽正在盯着她的手机看。手机放在她身边，调成了静音。她周围，其他专题作者们都沉默不语，记事本放在膝盖上。

“是的。有一天傍晚我跟一名图书馆馆员聊天，他说有许多旧资料多年来从没人翻看。我想要让女性版面来点儿五十年前的东西。人们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时尚，对女性的偏见。弄些个案分析，将彼时与此时相互对照。”玛丽萨打开一份文档，抽出几张复印了的A3纸。她以一种轻松的自信说着，仿佛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倾听，“举例说来，放在我们的答疑解惑版面上，‘我到底该怎样让我妻子更会穿衣，看起来更有吸引力？’‘我的收入是一年一千五百镑，我开始供职于一家销售机构。我经常收到客户的请柬，但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我不得不躲避他们，因为我妻子，说老实话，实在上不了台面。’”

房间里有一阵低笑。“‘我试图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提醒她，她说她不在乎时尚或是珠宝或是化妆。实话说，她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一位成功人士的妻子，但我希望她是。’”

约翰曾经告诉过艾丽，在生完孩子后，他妻子已经失去了打扮的兴趣。他一

提到这个就立刻转换了话题，而且之后也不再提起，好像他觉得这么说自己的太太比跟另一个女人睡觉还要来得不忠。艾丽憎恨那种绅士般的忠诚，即使事实上她内心里因此还有一点敬佩他。

可它扎根在了她的想象里。她已经在脑海中描绘出他妻子的形象：懒散地穿着脏兮兮的睡衣，紧紧抱着一个婴儿，因为一些臆想出的收入赤字就对他喋喋不休。她想告诉他，她永远不会在他面前那样。

“可以把这些问题留给当代的回信专家。”鲁伯特，“星期六”版的编辑，身体前倾过去凝视着另几张复印纸。

“我不确定你会需要这么做。听这则回答：‘你妻子永远不会认为她就是你的商店橱窗。她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告诉她自己，她已婚，安全，幸福，那么她为什么要困扰呢？’”

“啊。”鲁伯特说，“双人床上深深、深深的太平啊。”

“‘我总是见到姑娘们从坠入情网迅速转变为悠然满足于旧式婚姻的温馨包围中。前一刻她们还如新画一样妙不可言，英勇地与自己的腰围战斗，看起来苗条利落，紧张地往自己身上喷香水。一有男人说“我爱你”，到下一刻那个闪闪发光的姑娘就几乎成了一个懒婆娘，一个幸福的懒婆娘。’”

房间里立刻充满了客气而欣赏的笑声。“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姑娘们？英勇地跟自己的腰围战斗，还是成为一位幸福的懒婆娘？”

“我想很久以前我看过一部那个题材的电影。”鲁伯特说。当他意识到房间里的笑声止息了之后，他本来微笑着的脸也渐渐发僵了。

“我们对这种题材有许多可做的。”玛丽萨指向文件夹，“艾丽，今天下午你能搜寻到更多的资料吗？让我们看看你还能找到些其他什么。我们正在看向四五十年前。当然，一百年的话就太遥远了。对我们来说，编辑的忽悠本事就体现在能有效地引领读者跟随我们。”

“你要我去档案室找？”

“这很困难吗？”

如果你喜欢坐在充满发霉纸张的阴暗的地下室里，被机能失调、有斯大林主义



观念模式的男人（他肯定有三十年没见到日光了）监督，就当然不存在什么困难。

“当然不。”她欢快地说，“我肯定会找到一些东西的。”

“带上几个同事去帮你，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听说还是有那么几个成天痴迷于时尚的。”

艾丽并没有注意到她的上司一想到将最近一批安娜·温特^①的崇拜者送往报社深处时脸上就出现的那种幸灾乐祸的自满。她正忙于惦记：**糟糕。地下可没有手机信号。**

“顺便问一句，艾丽，你今天早上在哪里？”

“什么？”

“今天早上。我想让你重写那则关于孩子们和丧亲之痛的文章。但似乎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

“我在外面跑采访。”

“采访谁？”

一位身体语言专家，艾丽想，会确切地证明这个“玛丽萨空间”里的微笑其实更算是一种抓狂。“律师，告密者。我希望挖点议事厅里的性别歧视事件出来。”她脱口而出，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

“西提区^②里的性别歧视。没什么创意啊。要保证明天你在合适的时间待在合适的位置上。临时起意的采访请留到下班的时间里去。明白吗？”

“好的。”

① 安娜·温特女爵士（Anna Wintour，1949年11月13日~ ），美籍英国裔时尚编辑，她从1988年起便开始担任美国版《时尚》杂志的主编。其标志性造型便是内卷的波波头发型和墨镜。

② The City，指大伦敦地区内一个地理上较小的城市。它是伦敦历史上的中心区域，与在它旁边的西敏市形成一个现代的英国组合城市。伦敦的边界自中世纪起就一直没有改变，及至今日，它成为大伦敦都会区极微小的一部分。今日的西提区是一个主要的商业与金融中心，它与纽约市在全球金融具有相等的领导地位。西提区的居住人口在10000人以下，不过这区的受雇专业人口达到340000人，主要都受雇于金融业，造成运输系统每日的通勤量在某些特定的尖峰时间极度繁忙。